改亭文集

改亭集者亡友計君甫草所爲古文辭也君以能文章蚤負盛名交遊皆海內知名士順治丙申客遊中州過予邑交徐恭士恭士予石友也予亦因以定交明年君舉於京兆後四年江南奏銷案起絓黜籍遂絕意仕宦而君家故貧母老勢不能不饔飧於客故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洛漳邢魏東之濟兗所至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故宗伯王文貞公與今相國宛平公父子間尤器重君常欲薦君會

今上舉博學鴻詞科天下材藝之士皆徵詣

闕而君不幸先一年歿矣此知君者所以爲之絫欷涕洟而惜君之不遇也憶予交君時甫逾弱冠君與恭士長於予皆十年以上君一見盛相推許且曰異日功名嚴鄭公李贊皇流輩也予愕不敢應爲面發赤而心怦怦者久之其後予起家郡倅歷曹郎俛仰二十餘年乃遭逢

聖天子特達之知誤被拔擢自幾輔觀察不數年遂把節旄再移重鎮自顧充位竊祿碌碌無所豎立負媿我友每追憶曩語予之面發赤而心怦怦者益日益甚也因而屈指君之歿且將廿年恭士

歿亦四五年而予亦已衰老矣今官君之鄉序君遺集其能無車過腹痛之感也夫君常謂吾鄉湯潛菴講程朱之學又從長洲汪鈍翁講歐曾之學故論有原本其文醇正和雅已足自不朽於世無待予言故茀追遡疇昔知己戲笑之語以識予媿云君名東甫草其字吳江人予默好學攻文章能世其家康熙癸酉三月商丘宋犖序

原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遊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歎也葢甫草自春徂秋徧遊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蹏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骼往往雜出於頹垣壄田荒烟蔓草之中見之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遥望嵩山少室蘇門之蔪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淸湍緜互而不絕至

於菟園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啼而鴟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附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冑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虁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敺軀

齊魯秦蜀荆吳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遊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愧也長洲同學弟汪琬拜撰

傳

孝廉許東字甫草改亭其別號也吳江人而籍嘉興父名故名士君自幼跳盪不常父憂之先輩吳翩獨器之曰此非常兒年十五補諸生餼於庠文譽日起會遭世變不願應舉家居取十三經二十一史諸書盡讀之求義理旨歸治亂得失之要下至權衡兵法陰陽占候之術靡不通習嘗著籌南五論于閣部史公公奇之時人未之測也久之丁父喪家多難母老貧無以養於是慨然投袂出試於有司辛卯中乙榜乙未貢入太學丁酉舉京兆

第七人
御試第二名動長安時吏部選人集者千餘聞唱
君名相顧讙曰是江南計甫草耶争迎而揖之然
君三上春官不第旋遭奏銷一案罣誤被黜黜後
十六年嬰瘍疾以殁歲止五十有二嗚呼君之一
生盡於此矣君既放廢不得志出遊四方嘗自京
師北走宣雲南歷洺漳邢魏東之濟兖遍覽山川
雲物草木蟲魚之狀所至結交賢士大夫相與銜
杯贈言而去故其詩文日富縱横跌宕務合古人
之法亦極其才力而後已其在吾吳狎主齊盟與

我輩横經說劒議論風發一座盡傾間或激不平之鳴嘻笑怒駡無所不有見者怪之予笑曰此狂奴故態耳然君內行修謹事母至孝友于同父兄弟推及羣從皆親且愛之有才子準早夭築思子亭以孝貞女宋氏合葬其情有足悲者座主曹學士宋中允之歸也君以醫藥侍疾於揚州流連不舍迨歿悉經紀其喪友人吳兆寬流徙出關君周恤其家以愛女字其弱子吳既赦還復緣奏銷累君割產以償君讓還其半相好如初則其于家庭師友之間可謂無遺憾矣又徵其逸事嘗在鄴城

徧尋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頹墮荒草中賦詩弔之固請當事爲封土三尺禁人樵牧其上立石誌之曰明詩人謝榛之墓又過順德憩逆旅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廳記所稱獨步空庭槐花黄落滿堦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戶西向寒風烈日零雨飛霜無地可避者其遺址在否遂徒步入城遍求不可得乃於郡署旁廢圃中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道旁觀者皆大笑以爲狂生也又至禾中金明寺上陶朱公書自稱世通家索其始祖計然七策以爲致富之方其落拓自奇

若此君在宋中一見今中丞宋公牧仲歎爲俊傑非常以嚴鄭公李贊皇許之公愕不敢應今君歿二十年而宋公開府江南聲望赫然世皆稱君爲知人故攷亭集之刻宋公序以傳焉

論曰計子卒後三載

天子開博學鴻儒之科拔置詞林識者謂使君而在不當首是選耶有其才無其時艮可惜也吾聞君之先人嘗作蟄菴命君讀書其中君亦爲文記之昔賢有云丈夫得時則龍蛇不得時則蚯蚓夫龍蛇蟄也蚯蚓亦蟄也計子之道其殆終於蟄乎

長洲同學尤侗讀

改亭文集目錄

卷一

序

卷二

卷三

序

卷四

序

卷五

序

卷六

序

卷七

序

卷八

記

卷九

記

卷十

卷十二

論

卷十四

山西夏縣重修官署碑

墓誌銘

前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戸部尚書侯公墓誌銘

前明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葉公墓誌銘

貢士侯君墓誌銘

前明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烈吳公墓誌銘

繆君孟思墓誌銘

卷十五

墓表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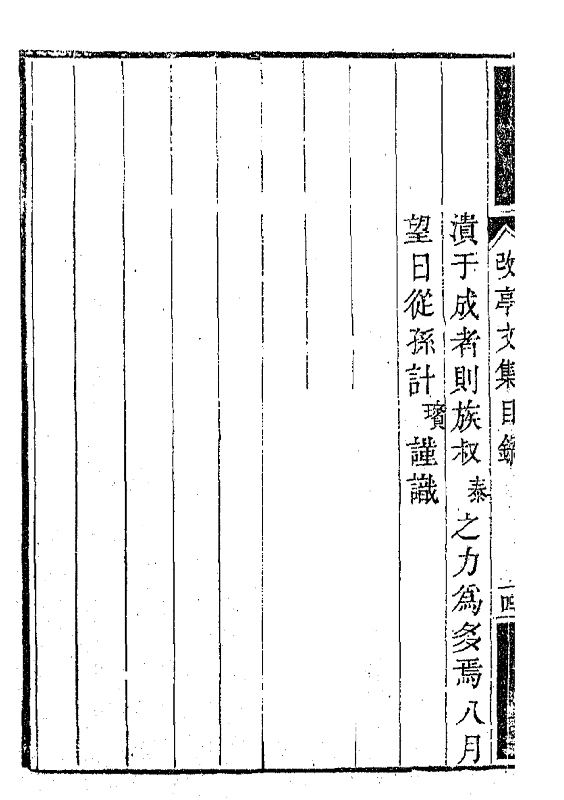
卷十六

行狀

行狀

先考廉文舊分四集曰甫里曰汝潁曰竹林曰中州其詩則總名狂山吟然亦分數集焉迨長洲汪先生删甫里以下諸文都爲改亭集而嗣子菉村老人因遂悉編狂山諸吟別爲改亭詩集其任

而刻之者爲商邱宋公山右王公行於世已五十餘年矣顧自蔡郵殁後緘縢不慎板歸蟫蠹家甫培廷府君有志重刊命兄鉅藏其書藏讀書樂園將讐對以付剞劂氏後以易簀不果戊辰長夏無事追念前修竊感孝廉之濟文與府君之素願不能無待於後爰與兄子嘉禾較勘遺謬其有原刻漏略而家藁可查者則是正之否則謹從原闕以志敬慎凡三閱月而竣事其襄佽校督以速



潰于成者則族叔泰之力爲多焉八月

望日從孫計璸謹識

改亭集卷一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璸　仝姪[illegible]董編

孝經大全序

敬讀河南新安故大司馬贈太傅謚忠節呂公（公諱維祺兵部尚書崇禎末殉洛陽之難）所著進呈孝經大全卒業歎曰至矣哉以東所見前賢註釋箋記孝經凡百數十家未有若忠節公之詳切明備使人悚然改觀者也孝弟之道雖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知敬可以不學不慮自然合於要道此以論率性則然若以語乎修道則孝經亦但舉其大綱而已其曲折纖

悉必合三禮家語小學及漢宋諸儒箋註各經之章句彙觀而分晰之然後知一語一動一食一息之節莫不有仁人孝子不敢過不敢不及之義雍容肅穆中乎情文之矩矱者在焉此修道之所以率性也嘉隆以來學者大率宗姚江之敎以不學不慮爲宗至心齋近溪益主直指人心見性卽道之說海內靡然從風其最易動人者於孟子孩提之章尤三致意若是是無論三禮小學諸書可廢卽孝經一書舉其大綱者皆可廢而不讀也夫不合三禮小學諸書之言孝者以箋釋經文不知孝

道之廣大而精微也不合他經所載曾子之言及漢宋諸儒所推述曾子之孝行不知孝道之篤實而神變也忠節公生平以講學爲已任首致力乎德本而博採載籍編成此集進呈之疏十數上而不倦忠愛之意彌綸乎天地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公之盡瘁報國從容就義于註孝經之時早矢之矣此可不學而能者乎東益以嘆姚江之教心齋近溪之專主率性不言修道者即於孝弟尚未得其全而公之書爲粹然無弊也

擬御製文獻通考序

朕惟自古典謨訓誥所載以堯舜禹湯之爲君臯陶益稷伊尹仲虺之爲臣動色交儆不越廸德修身求賢致治諸大要未嘗一言及於學也至高宗傅說君臣之間始諄諄曰學古訓曰師古曰求多聞而學之義始備豈高宗傅說之好學更急於前人歟蓋堯舜禹湯之時前之成跡尚少故即其身之所以修德求治者以爲學逍其後歷年愈久更事愈多成憲愈具則學古者有獲循跡者無迷前事之不忘後事之良規也豈不信哉自黃帝建元以來至於今歲凡歷年四千三百七十有一其間

世運之治忽人事之得失昭然可見者先是宋儒賅舉大要發凡起例稱三大部書國史以紀人爲體通鑑以紀年爲體紀事本末以紀事爲體然稽古者每苦於分類之未明繁簡之未當於是三通之書始出然通典失之簡通志失之繁獨通考爲得中其爲類二十四爲卷三百四十八其自敘云採敘事之言以爲文採論事之書以爲獻本經史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以爲文取先臣奏疏諸儒評論稗官紀錄以爲獻煌煌乎大而天地之經緯小而昆蟲之名狀凡有裨於學殖者莫不分彙列

目具載畢備誠學古者之津梁而求多聞者之標準也朕嗣守基緒念　先皇帝勤學孜孜　御製資治錄洗心錄大訓諸書垂裕後人朕惟隕越是懼用敢躭覧舊籍擇可助廷臣師古之資以啓沃朕心者命工鐫文獻通考一書頒示在位且俾朕萬幾之暇瀏覽大略其於君臣上下迪德修身求賢致治之要義或不無小補云爾

淮揚水利考序

從來河漕重臣經理運道自臨清以南淸河以北荒度之功不敢不至至淮安以南瓜洲以北運河

三百里則視爲內地安瀾不甚加意惟淺則挑濬潦則宣洩以爲故常而巳今乃有大不肰者向恃高堰翟壩周橋一帶之堤障遏淮泗使不得闌入內河而藉全淮之水力注淸口合黃河刷其沙以入於海者今且嚙左隄而灌高寶諸湖水力分而愈弱河躡其後沙淤其下運道梗而湖水溢民與漕交病矣向恃茲稻運鹽兩河爲諸水入江之口廟灣雲梯關爲淮黃入海之口又必藉白塔河四閘及丁溪石礶等閘以廣其宣洩節其浩瀚者今則故道淤塞以滔天之水勢僅求出于瓜儀兩㳺

之間則漕堤屢潰民田與鹽場盡淹而淮揚兩郡岌岌乎有陸沉之患矣於是有爲利漕利民利商之計者建上流中流下流之規畫曰增築高堰曰固塞翟壩周橋曰復天妃下閘此治其上流也曰開涇河大脯曰開黃浦子嬰雙脯此治其中流也曰濬芒稻河曰濬白塔丁溪石䃮諸閘以暢其入海之路此治其下流也建白紛紛無不瞭若指掌

天子既命重臣專董其事而史子壽平復彚諸家之論著爲淮揚水利考全書將以獻之　當宁

蓋重臣爲立功之事而史子爲立言之事其勤于

王家一也何堤宜復何築宜增何決口宜塞何故道宜濬何利于商不病于民何利于漕又不病于民每有立功者見聞未及而一二韋布未遇之士生長其地平居討論精密出其一言可以佐成功而不難者若史子此書亦其一也顧未知立功者能虛己採聽之否耳然吾嘉史子立言之志有過人者矣

杜詩輯註序

杜詩千家註最爲紕繆宋本之善者有二一分體則吳若本今虞山先生所箋是也編年則蔡夢弼本

吾邑朱氏長孺所輯註是也長孺與先生以杜詩契合天下莫不聞始則彙鈔既則分出皆先生所命乃好事者以說有異同遂指斥爲罪夫古人誤述不求苟異亦不肯苟同劉向立穀梁春秋子歆乃好左氏是父子不必同也蘇子瞻作論語說子由辨正之謂之拾遺是兄弟不必同也呂大臨爲程正叔門人其解論語不盡用師說以至歐蘇之解異天有成命朱蔡之解金縢皆各持一論師弟子不必同也呂東萊讀詩記辨思無邪正雅鄭衛南陔六詩大與考亭相擊排及呂記板行考亭爲

作序古人豈以異說爲嫌哉先生箋杜搜奇抉奧海內承風然洗兵馬謂深刺肅宗而或以爲輔國離間乃上元間事不當逆探其邪哀江頭謂純感貴妃而或以爲淸渭劒閣乃繫思舊君不與長恨同旨羽翼懷商老本爲廣平而興思文公賞從臣非因疎斥而含懟至如嚴鄭公栢中丞諸事實又各有考證何妨兩存其說如必以所見異同之故遽坐爲罪則是傳春秋者左氏之外不必復有公羊穀梁公羊穀梁之外不必復有鄒夾啖趙說詩者止宗卜氏序不當復有齊魯韓毛四家與他氏

之箋註訓詁也而可乎若曰前輩之書不應節取則考亭仲默所引某子曰某氏曰者皆當坐以姍侮前賢之罪乎今先生之箋盛行箋本所未及者又於輯註備之盋長孺在先生館齋三年叩鳴如響者皆具焉則兩集並行正猶滙江之漢麗月之星非相悖而適相成也至長孺窮老力學博極羣書尤殫精經術所以嘉惠後學者甚大亦不僅杜註爲不朽也彼譊譊者何爲乎

呂忠節公全集序

嘗覽明天啓間朱童蒙攻劾首善書院講學諸先

賢一疏歎爾時人心淪喪若此天下事又安可言乎時維馮恭定公特救鄒忠憲公一疏讀之使人興起今之講學者但知我鄉高顧兩先生江右鄒先生而知關中馮先生者頗少至伏節死義從容赴難之臣後之有志史學者直以忠義目之不知其平日之篤志講學有見于性命之原者其道甚微非可以倉卒大節咨嗟尚論遂謂已得其生平也新安呂太傅忠節公馮恭定友也恭定講學於京師於關中忠節講學於中原於鍾山學者翕然從風其意本之首善書院諸先賢與高顧兩先生

同心唱和顧與馮鄒俱以壽考終而高公呂公一
陷于璫一陷于寇皆從容殉節使天下曉然知平
日講學之實效可以塞朱童蒙輩譏慝之口每竊
讀其遺言如置身諸先生講席間得與聞乎性命
上達之旨也夫孔子論志士殺身之事不言義而
言仁其指微矣非同心之人相與居平講論擇之
精而語之詳烏能臨難不苟免哉東生也晚不及
事忠節公而我宗人贍兮公實爲忠節之高弟因
得私淑焉南北遙遠未獲盡見公語錄以爲深念
近幸得文公次君叔玉屬東序其先集始盡讀公

著述益信向之所聞于講席者不爽竊自慰勉焉叔玉性端凝正直能文章成進士後益砥礪志節不愧公之令子故余樂與之游每與談先輩講學之事慨然與懷因序忠節公集而并及之

謁呂新吾先生祠堂詩序

東八九歲時見先君子手一編曰四禮翼者曰暨子識之此近日理學大儒寧陵呂大司寇新吾先生所著書也東自是始知有先生矣稍長從學于念臺劉先生命讀吾鄉高顧兩先生遺書及鄒忠憲公集往往見有與呂先生往復論學書乃益習

知先生之學以篤敬爲本以踐履爲宗以救世及物爲體驗以修明禮法敦倫彰敎爲已任非空談性命爲講學者也葢是時天下承王文成講學之後皆直指本體其流弊至泰州王艮之徒顏山農何心隱輩尤任尚自然好言不學不慮舉凡愼獨主敬之學皆訶之爲增添爲外鑠爲桎梏天下利其便于私也翕然而宗其敎高顧兩先生崛起深憂人心之陷溺乃一以程朱爲宗而救之而一時王塘南輩矯激之過遂以文成之害甚于洪水猛獸亦非其平也獨呂先生生長中原身肩正學既

不惑於泰州之徒之說亦不偏袒高顧爲過激之論博實深醇循循勉勉務求其學之至是者以一身爲天下後世所宗式而已東爲黃岡夫子所取士而夫子又先生孫比部公所得士于獲以淵源之誼事先生之孫遂得登先生之祠縱觀遺書以大慰其三十年來仰止之至願東不甚幸且樂矣乎獨是東敬詢先生之里人云今比部公之容貌甚類其祖而東竊黠然念吾黃岡夫子之容止氣度又甚類其師未知我夫子之學于師而得之耶抑未知天下之道深而德厚者其容止氣度孫必

有以類其祖而弟子必有以類其師也昔司馬遷自以遊山東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徘徊不忍去而小子東乃得逮事先生之孫以自附于門下士之後又登僅車服禮器之陳跡歟緬讀諸名公謁先生祠堂詩首唱若大宗伯王文安公次和若今相國栢鄉魏公大司寇東谷白公少宰念東高公光祿環極魏公太史昊廬王公大叅愚山施公太守草樓李公暨吾黃岡夫子凡數十篇皆斐然可誦東徘徊其間而不能去也乃奉比部公之教為序其詩以比于史遷之賦高山焉

都門三子傳後序

韓昌黎曰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貴耳予讀宛平王先生所著都門三子傳爲法肰久之也以彼三子抱磊落不可羈之才終其身侘傺阨塞以殁旣無攀援氣勢之力可以貽其子孫而又未嘗著書立說可垂空文以自見使先生不深念之爲立傳以不朽彼三子者泯滅久矣今天下誰復知三子哉使三子不早殁或能老其才于先生貴顯之日我知先生必有以振之泥塗之中不使其侘傺阨塞以終其身也天能困三

子于生前使不遇于尋常當路之人而不能終抑其名于身後使之不見遇于大賢何爲也豈天之心不能勝先生憐才之心抑以三子之才天雖忍之使不得志于生前而終不忍其泯沒于身後特假手于先生使傳之不朽也雖然使三子者窮不極困不甚其所爲詩文與畫必不工其特立獨行之槩必不能見信于先生俾先生憐之如是之殷而傳之如是其工也嗟乎三子者之與先生交則誠厚矣世俗當友朋之生存即窮達懸異或相見睠睠有故人之色及其歿後而墓有宿草焉忘之

矣縱存歿不同或貧賤悒鬱略同則因已之失意而追悼亡友之不得申其志者亦有矣若已既貴盛而眷眷尚有亡友不遇時之悲者幾人哉彼三子者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夫以先生今日交游中豈遂乏三子者比乃先生曰自三子者歿予獨徘徊無所之嗟乎可思也今天下負奇氣能文章而顛連廢棄于天地之間求一人知已不得見先生所論撰三子傳想見先生憐才之心願得如先生者事之當必有傍徨累欷而不去者矣

冬夜語兒箋記序

說部之體始於劉中壘之說苑臨川王之世說至
近代尤夥然或掇拾昔人著作忿其發刺或指斥
傳聞見聞之時事意爲毀譽求之古人多識蓄德
之意亦少盭矣讀敬哉王先生冬夜語兒箋記始
恍然稱善也先生之旨微之見性彰之律躬內之
持心外之應物約之律歷經史皆挈要之言博之
仰先賢一言一行之善下及稗乘虞初淆訛失眞
者考核是正爲勸則槪近之姓氏必表而出之爲
戒則僅紀其事而不著其人故其體褻覈而賅其
用心仁以恕其立言皆可爲天下後世法非僅僅

先生家庭訓告之書如詩所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也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魏董遇舉之爲天下勞人讀書之勸今以先生之貴且壽如此而好學不倦寒宵籌燈擁爐咿唔不輟諸公子環坐其側聽其緒論退爲箋記以成此書斯誠天下希有之事亦天下希有之樂也傳稱衛武公年九十餘好修懈勵卽詩所稱夙興夜寐洒埽庭內覲之則知人之不懈於學者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自能爲景福自能爲上壽凡答祥錫福之說人特援天以夸大之爾東每誦先生之著述而輒爲先生

賀無疆之慶者蓋稽之經術有以信其必然若曰
著書立說可傳之後世以是為先生序是淺之乎
測先生也

程存齋文集序

先生諱隱登字孟山山西長治縣人存齋其號也
生正德丁丑卒萬曆癸巳以孝廉歷官睢州延慶
州太守其政績在兩州志不具論以孫大司馬公
正巳貴贈公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公生故明全
盛之日且歷武世穆神四朝時天下承平巳二百
餘年文治彬達士非橫經敦詩書者不貴又三晉

士大夫承唐風節儉之舊其君子皆醇謹敦厚即學爲詩古文詞皆簡質有法度讀先生集中之作固可慨然想見其爲人與其世也又聞先生雅不樂仕宦家居日久得縱心風雅之學而同里有栗太行孝廉者學詩于中州王子衡盡得其傳歸與先生及其兄中丞栗晉州弟司徒栗健齋輩倡詩教于上黨之間其聲名在王李七子之前而先生又享大年晚節益工于詩而章丘李中麓臨清謝四溟與王李輩論詩不合聞先生與太行兄弟得前輩之傳益親先生酬答無虛日先生借以益廣

其聞見考其格律觀者可以知其詩之不妄作也且斯時文綱益疎賢藩如瀋定王趙穆王元老如太宰楊虞坡大中丞郜文川皆得招致文士以詩酒相娛先生棄官閒居與四溟往來其間心意曠肰無所拘忌可謂樂矣裔孫正緒字纘烈得先生家學今數困公車鬱鬱不得志俯就選人既得定南令將出都門乃抱其大父全集自云授討讎校且二十年拳拳向予乞所以不朽其前人者故得附書

寶翰堂詩集序

東既讀晉庭王先生所示寶翰堂詩一百八十餘首研求其格律涵泳其旨趣喜窺見其萬一矣乃拜手言曰猗與詩之爲道雖包舉天地人物倫敎之大然其原必開於君臣一德之間非名世大臣不能身任詩敎之重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首言詩學者舜也曰言志曰聲曰律後之言詩者莫逾于舜然舜自爲歌詩非皐陶之賡歌君唱其一而臣和其二則舜之詩興亦少減矣詩三百五篇係于周必成王有訪落之詩名康公進公劉卷阿之詩周公賦瓜瓞文王在上之詩君臣相和於上而後

雅頌興焉前此二南江漢之作皆風也不可謂之
雅頌也詩莫美于漢魏必漢武栢梁臺之建詔羣
臣能詩者得登而丞相石慶大將軍衛青御史大
夫倪寬相從賦詩一時以爲榮然後詩學始盛至
魏三帝鄴中七子之作又其盛矣近體詩莫盛于
盛唐其時天子旣喜賦詩以賜廷臣大臣如張燕
公姚梁公蘇許公小許公張曲江公輩皆負非常
之才一時應制及奉和聖制之作輝煌弘麗實厚
聲宏廟堂之上旣若是其揚光潤色矣然後天下
山林寂寞之士若李杜王孟高岑及大曆十才子

之輩相與鬭風向慕窮老努力思奮其著作以接武乎諸鉅公偉人之後而後唐詩之盛至於今未歇也故曰詩之原必開于君臣一德之間非名世大臣不能身任詩教而傳之無窮東之言豈誣也哉我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暇篤好翰墨所柄用心膂之臣惟先生歷十餘年始終無毫髮之嫌今集中若侍宴扈從恭紀即事數十章及鼎湖哀輓十篇讀之者可想見君臣之間同心一德軼漢唐而媲美有虞而先生之詩才調高華矩矱嚴整又若此其極工而幾化也誠所謂開詩之原而身任

詩教之重者矣抑東有興焉古詩父子繼美者不多見若漢韋氏詩寥寥耳魏阮氏江左徐氏庾氏雖父子以詩文世其家然生非全盛之世或仕宦未通顯獨唐許公小許公稱特盛然未同朝爲大官也若大宗伯先生數年之前與先生同位六卿躋九列今七十餘精理充實筋力壯盛好學著書老而彌勤又家世居城南韋杜之間司馬以自公之餘修家庭吟咏之樂視小雅所云不遑將父者何如也嗚呼易致者榮名難得者時遇若先生所得于君臣父子之間者若此豈不盛哉我友顧茂

倫選今詩三體驪珠集百名家英華旣竣而自憎其擇之未精也乃蒐輯當世大人專集爲百名家詩鈔之選今春方刻成宗伯先生詩而屬東至京師繕錄司馬詩致之倪門適幸竟讀爲序以上之且以致我友也

鈍翁類稾序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學者能從經見道而著之爲文不使經與道與文三者析而不可復合則可爲善學矣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之文皆湛深于經術而道卽寓焉斯時之天下知有經學而已唐

韓退之能原道之大端而未悟其精微柳子厚闢性善之說于僧大鑒李習之亦嘗著復性書雖漸有求見道體之意然其所以正告天下及詔後學以爲文之本者未有離經學以立教者也宋史分立儒林道學兩家後世學者遂以歐陽曾王蘇氏爲文章之儒周程諸先生爲道學之儒而文與道爲二究之歐陽曾王蘇氏之文未有不原于經不窺于道而可粹然成一家之言者是則三者始未嘗不同其原終亦不可析而爲二也南宋之文獨朱子能闡經以明道自陸子靜楊慈湖之徒創爲

六經註我之論蔑棄章句不復措意于文章于是儒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文章弇陋經術支離而凡自詡爲見道者其流弊遂相率而爲無忌憚其害至今日未息也明二百八十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歸早聞道於魏恭簡證道於程朱道思與唐應德王汝中友善亦稱聞道者然其立言必貫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繼前人而信後世二公歿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苕文者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旣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柢于六經而出之然猶未

得夫經之指歸也益䵣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得其所以爲經者遂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爲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沛然不悖于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傳于後世而近繼歸王垂絕之緒遠躡韓歐諸公無疑也予愧不知經與道者學爲文於汪氏日久而竊見其梗概故爲之序如此又見汪氏與周處士書稱予與梁侍御曰緇爲知古文而侍御見予近作多論道之書詰予將爲周程之徒乎抑爲韓歐之徒乎以二者之不可合而予實未見三者之可分也故因序汪氏之文而兼質之侍御焉

鄭汝嚴奏疏序

同年江都鄭汝嚴侍御既歿之明年見其中表兄許師六所爲行狀詳其諸上疏言事之故又明年從其尊甫工部公盡讀其疏槀乃喟然曰若侍御誠言官凡言官者以言爲職而已於是不顧其事之安而惟言之快矜意氣則詭激之患生執成見則事機之宜失喜名譽則朋黨之禍作自古及今空言害事不少矣若侍御諸疏言其鄉國之所知則陳關鹽鳳米之害糾加派私徵之弊言其職之所見則請寬贓證之法申酷刑之禁言其時之所

亟則請廣掄才之制復推陞之例皆平實無奇而見之施行天下實受其福惜侍御疏僅十上年未四十勞瘁盡職以死也甲辰冬我師黃岡曹先生臥疾廣陵侍御尊甫工部公時時來視湯藥每聞侍御在京師上疏言某事某事公即喜趣以告我師歷歷述疏中語恐不盡我師雖病甚欹枕聽之爲助喜夫爲言官而使父與師交喜之天下鄉國必深賴之侍御之以言爲職如此是可傳也辛亥五月客廣陵簡侍御疏槀一冊追憶甲辰冬事爲之序以貽師六及侍御之子靜使附于家傳之末

汝潁詩集序

班固序述天下郡國風俗至潁川郡嘆美韓黃篤厚之化曰君子之德風也其從來舊矣近代門望人物延綿貴盛甲中原者稱潁川劉氏劉氏尤最稱今吏部公勇先生敦氣誼重然諾為天下談士之所歸且博洽多識於退食之暇裒集所聞於先世及身與交好者為汝潁諸賢列傳且各序其詩存之簡潔宕逸志在表彰而不溢其實至於友朋聚散之故詩歌酬贈之義益殷然若不勝其情者予讀之而益嘆班氏所稱篤厚之化於公勇未之

或攺也周禮特重鄉大夫黨正族師比長之職凡其國其野其里中之人必以歲時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而登之書所以董率鄉黨使皆蒸蒸然一廼於善意何厚也今之爲談士者或好言遠交近攻之術敦盤縞紵交錯於遠方而睥睨其鄉人或不置好醜黑白於言論之際而漠然視其存沒者比比也乃有深念其鄉之人各序其詩以不泯滅其傳若公勇者可謂厚矣夫公勇之博洽多識即使旦暮爲史官以傳述天下古今人物之本末且優爲之顧不欲忽其近而務其遠者公勇之立心如

是其篤厚也雖然是書之成亦汝頼諸賢之有天幸焉昔虞伯生常以江左先賢甚衆其學皆未易言恐後生知之者少欲取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彰之忽病目而止豈非天歟我又以賀汝頼諸君子之得天幸也

徐健菴集序

記戊申冬十二月遇宣城施愚山大叅於曹侍郎坐上愚山出其所携友人古文一卷共相觀賞其中數首則健菴太史爲孝廉時遊南昌嶺南時所作予未嘗見者歎其波瀾壯澗而不失矩矱謂當

代一作乎矣既數年癸丑予游京師得盡讀太史
序記書論碑誌銘諸體凡數十首其工力益進而
太史益勠學好深思不肯以通顯多酬應之身稍
怠於著述若欲與窮愁無所事之人競爭短長得
失于一字者予觀近代作者其稍知爲文章莫不
斤斤焉求合古人之法顧法可學而至耳才調之
廣狹識見之小大思力之淺深則狹者不能使之
廣小者不能使之大淺者不能使之深此殆有天
焉非學可至也法亦無窮隨其才調識見思力而
與爲變化彼淺隘且小者其爲法亦拘拘不足觀

矣予讀健菴之文而驚嘆媿沮以爲不可及者旣才大思深而於事理又獨見其大其設意命局恢弘豁達從容開闔不屑屑求合古法而法自無不秩然應節如王謝佳子弟之着巾屐對賓客如宿將之立營陣嚴壁壘指顧談笑不煩縴繿故予論今日之能文者惟其才實難法非難也若健菴之詩歌雄湛麗則巍然成家別自爲集當代詩人多序之者予不復序云

曹頌嘉文集序

丁未秋遇曹進士頌嘉于栢鄉相公坐上讀其所

爲古文則已得古人奇正之法矣然是時尚有風塵行役之色也再六年至京師則曹子已官鳳閣鑾坡閒輿服甚都邸第賓客甚備秋八月爲同考官得士南北又甚盛以予觀古今人文所遭逢若曹子者不可謂不得志矣既出其近年自定文集示予則實有日新能抑揚開闔窮神極變視丁未以前之文益進且與予論文之書千有餘言必原本于明理謂理明則識高識高則氣壯氣壯則法無往而不具予雖心韙之然予則以文章必本于其境境足以助其識識足以明其理然後理足以

壯其氣氣足以貫其法何以明其肰也三代之文
若禹貢殷盤周誥文字之祖皆作於君相無論已
論漢賈陸董晁二劉匡谷兩司馬班楊崔蔡之文
論唐宋八大家杜牧李德裕李翺皇甫湜孫樵劉
蛻黃庭堅陳師道張耒晁補之陳傅良陸游陳亮
之文論金元好問元虞集劉因歐陽玄之文論明
宋濂王褘羅玘邵寶程敏政唐順之王愼中歸有
光王世貞錢謙益之文其仕宦窮達不同未有不
仕宦其出入京朝久暫不同未有不出入京朝博
聞强記朝廟之事實掌故以恢閎其聞見貫串其

文獻而能成一代之文人者此所謂境也若草莽憔悴之士伏處鄉曲擁書坐大卽湛深經術通達舊聞肰泥理而昧事侈古而窒今可空言而不可濟世用其於古作者之文大有間矣曹子之論文以理曹子之自言其所長也予之論文以境予之自暴其所短也而卽以與曹子論文之言序曹子之文欲天下辨兩家之論孰是而孰非也